

# 技术·历史·崇高

——在后疫情时代回顾“疫情文学” □王本朝 柳晓璐

新冠肺炎疫情是5G信息时代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威胁，也是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考验。处于这个历史节点，文学自新世纪之初被动转型至今，进入更为复杂多元和交互性极强的关键时期。具体而言，疫情书写成为文学的重要对象，全民化写作进一步推进，非虚构成为重要的叙事方式，文学活动实现了自物理空间向数字虚拟空间的迁移，文学指向精神重建和共同体的塑造。相应地，文学批评主体构成更加多元化，文学研究对象泛化，文学批评即时性凸显，且与文化现象紧密结合。依托“技术—资本”的运营，成为疫情背景下的文学的重要表征。

## 一、疫情时代的文学活动

自上世纪90年代始，现代技术在市场化的驱动下促进了文学的产业化转型。进入新世纪以后，技术升级促进媒介的发展，因而加速文学的转型进程，不仅影响了文学内容、创作方式、情感体验、书写方式，还扩大了文学的边界，推动了文学形式、文学生产机制的深刻改革。在新世纪近二十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写作的全民化、大众化日趋明显。但疫情打破了文坛的稳定发展局面，改写着文学活动的整体转型路径。2019年，工信部正式给中国三大网络运营商颁发5G商用牌照，5G时代“融媒体”快速发展，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不言而喻，文学无可避免地携带“技术”刻痕。疫情暴发以后，5G信息技术发挥了其在医疗、交通、教育、统计等方面的优越性，彰显了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文学在技术和历史转变的节点上，正在完成整体性的变革。

文学创作的主体“下沉”，创作不再是书斋作家或网络写手的专利，而是全民参与。在“疫情——隔离”模式中，“现代社会的时间强制性被削弱”（战玉冰《“兴、观、群、怨”——文学（阅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意义》），“朝九晚五”的通勤时间隐退，人们不是渴望“闲暇”而是尽显“空虚”，伴随而生的是精神肉体的普遍焦虑，文学（文字）成为情感宣泄的主要方式。数字媒体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公共领域，全民化写作成为更加强烈的趋势。相较以往的书籍作家，全民化写作借助新媒体的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即时性等特征，将所有渴望表达的群体纳入到创作主体中。据阅文集团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平台新增作家33万，环比增长129%。还有其他未纳入统计的写作者，其数量也呈几何式增长。数字虚拟空间的作者群体准入门槛低，表达自由，程序简单，由此形成的公共领域极具娱乐性、即时性、互动性和大众性，因此文学创作的主体逐渐大众化和多元化。自新世纪以后，文学的传播方式由“硬载体”转向“软载体”，疫情造成的物理空间隔离更加剧了文学载体的整体迁移。传统意义上的软载体以“互联网”为基础技术工具，其形式仍是文字阅读型（网页阅读、门户网站、微信平台等）。近年“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以及数字网络的总体构架完成，软载体实现了“视、听”结合，文学传播载体自文字型扩展到电子阅读、听书，乃至游戏、动漫、影视剧等多种形态。文学转向数字空间，其叙事隐含着某种数字虚拟意识，从情感经验到语言修辞，从逻辑思维到作品构架，虚拟空间中对“现实感”的书写呼唤着新的叙事模式出现。

非虚构写作是当下的热词，《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作品专栏，《当代文坛》的“非虚构”栏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非虚构”这一范畴。在疫情时期，“疫情——隔离”模式造成物理空间的隔断，但数字虚拟空间却随着数字技术的升级换

代而渐趋“零间隙”，这引发了“信息疫情”。作家与读者只能感受到“局部现实”，甚至是“二手现实”，其真实性和现实感在碎片化的技术编码中失去了直接的有效经验。反映现实是文学内质，以真实的记录对冲信息的泛滥成为文学的重要挑战。非虚构文学因其创作群体的在场性、文学观念的唯真实性在疫情时期挺身而出，呈井喷式增长。其中，报告文学“吹响战疫书写的集结号”（刘浏、丁晓原《2020年报告文学：当“轻骑兵”遇上非常年》）。李朝全、李春雷、纪红建、普玄、曾散等一大批作家奔赴一线采访，抓住现实冲击波，书写重大历史时刻，用个人经验的细节和文学叙事拼合疫情中的心灵史和国家景观。非虚构不仅在疫情书写表现突出，在表现国家重大政策变化（生育政策）、民族崛起（脱贫攻坚）等方面也成为重要的文学形式。非虚构写作正在重建有效经验与总体经验，作家通过对社会历史现实的个人体验，以日常经验与内心情感连接于数字空间中的不同际际，从而重建了一个可供信赖的精神共同体。

文学的见证和实录功能在疫情时期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对现实的反思和对历史的审视一般要经过历史的淘洗、沉淀才会被书写，但在“技术—资本”运营的逻辑下，文学对当下历史事件的观察、记录、书写和反思更为直接和快速。熊育群在2020年《收获》刊载的《钟南山：苍生在上》、弋舟《庚子故事集》中的《掩面时分》和《羊群过境》都是对当下疫情的书写。诗歌的反应更为敏感，一大批诗人以自己的诗作抒写普通人在疫情中被改写的命运，对疫情做出文学的反思。在数字虚拟空间中，还爆发出各种各样的民间创作，对疫情这一历史灾难的书写蔚为大观。在这一时期，文学将关注视野一致转向疫情，是因为疫情的突发性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重塑了人们的情感认知和价值判断标准，将人们从狭窄的个人经验中解放，转而关注社会历史现实所造成的危机，进而重新思考“当下的生活”及其情感伦理。

新冠疫情对以往的文学观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造成的强烈冲击，唤醒了文学对责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重新反思。文学在回应社会现实剧变时，崇高经验被呼唤，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在民族意识的建构和对抗外来“污名化”过程中逐渐成型。

## 二、疫情时代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文学活动整体转型也预示着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变化。文学批评主体的构成更加多元。文学活动从物理空间转向数字虚拟空间，具有借助新媒体实现复合型传播的特征。读者群体拥有快速便捷的交互性评论方式，文学批评主体的立体化特征在“疫情——隔离”期间得到凸显。一是学院派批评家，以其严谨的逻辑思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成熟的学术规范参与当下的文学批评。二是新媒体的把控者，借助新媒体的即时性和舆论交互性，及时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传媒培养了一大批评论者，尽管其批评良莠不齐，但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市场化体制下文学产业化发展的需求，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不可小觑。三是业余评论者，其构成多为碎片化阅读的读者，其阅读经验复杂，多以在评论区留言的方式参与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读者—作品—作者”之间的无间性交流，甚至可能影响作品的创作方向，此方式在网络文学中尤为突出。文学批评主体的多元构成在互联网时代已有端倪，在数字技术时代（即当前的5G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

文学批评从学院内走进数字空间中。“疫情——隔离”使整个社交活动在现实社会中停摆，转而在数字空间网络展开。文学批评的转移尽管略显迟滞，但文学批评主体的变化加速了这种迁移。文学批评与交流方式到传播载体均实现了数字化。数字化是文学领域甚至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在互联网时代一直探索的方向，从学术期刊的电子化到各种数据库（史料、语料、期刊等）的建设，都显示了技术的升级和替换对人文社科研究的助力。但传统的学院派文学批评仍然是主阵地，学术会议、作品研讨等批评活动都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展开，研究成果和批评也主要以学术期刊为主要载体。疫情却加速了传统批评交流方式和传播载体的转型：学术会议借助各类APP（ZOOM会议、腾讯会议、钉钉等）展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趋势空前加强，各类数字平台成了文学批评的主战场（个人微信公众号、期刊服务号、门户网站平台、数据库的免费开放、纸质书的电子化等）。这种方式在现在的后疫情时代仍是学术活动的重要方式。数字虚拟空间正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重要战场，“学术期刊共同体”（刘金波《在数字媒介时代推进学术期刊共同体融合出版》）正在成型。

文学批评从审美价值判断转向历史反思。在“技术—资本”逻辑日益膨胀的今天，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对“灾难”、科学技术等命题进行反思。文学在新世纪初以来被打上市场化、产业化、个人叙事的标签和烙印。但寻找个体与历史、现实的关联，也成为很多作家的追求。特别是在疫情时代，文学在转向历史的同时，更旗帜鲜明地转向了与当下历史相关的灾难叙事和书写。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灾难书写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更成为文学批评者干预现实的通道。在重大历史面前，文学批评毫不犹豫地转向了历史反思。文学研究“历史化”或者“史学化”趋势是近年来批评界一直深耕不辍的方向。疫情将“历史”话题转向当下的社会历史巨变，从文学如何介入和书写疫情到文学的灾难叙事；从疫情时代的精神呼唤到伦理反思，都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作为一种非常时期出现的非常文学，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关注让位于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试图“构建一种集体的文化记忆”（张堂会《中国当代文学疫病学考察》），从而参与到历史的建构和叙述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对当下社会历史现实的考察、记录和反思，实质上就是在书写自身的历史，这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批评家的自觉。对历史的书写，实质上是对意识形态塑造的回应。民族意识在疫情时代面对西方“污名化”的挑战空前高涨。它唤起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技术逻辑以及数字精神政治的反思，为重新建构崇高历史意识提供了可能。作为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力量，文学与文学批评正在以全新的观念和形式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论述的一系列文学特征，并非是疫情暴发之后才出现的。实际上，随着文学语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这些新的表征自新世纪之初已经涌现。只不过，疫情的暴发强化了这些趋势，并将在后疫情时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活动。



【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学版权保护与开发】讲座 中国作协权益保护办公室举办

本报讯 10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护办公室特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总裁张芮宁，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学版权保护与开发”的讲座。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讲话。中国作协创联部、社联部、网络文学中心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所属各报刊社网和鲁院高研班共计100余人参加讲座。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主持讲座。

邱华栋表示，保护作家的版权是中国作协的重要职能。自从开展版权保护工作以来，中国作协权益保护办公室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律体系建设，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建纠纷调解机制，建设版权服务体系等，取得显著成效。中国作协创联部、书记处对作家协会权益保护工作非常重视，在当前新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下，提出了促进版权开发转化的新要求。此次讲座在打通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建设版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张芮宁在讲座中对版权保护与开发的数字经济时代背景、版权交易视角下的文学版权保护与开发挑战、以版权交易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级版权交易保护体系、上海文交所文化投行及行业版权资产管理与开发实践等方面作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和讲解。他还从电影融合模式、剧本游戏创新模式——红色党建、团建定制服务和活动、网络游戏及文娱IP实景化、数字收藏品模式、文学版权出海等方面介绍了版权资产管理与开发的经典案例和最新趋势。（张译华）

## 陕西百优暨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举办

本报讯 10月12日，陕西百优暨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在西北大学开班。此次培训班由陕西省作协、西北大学主办，陕西文学院、西北大学中华文化干部学院承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陕西文学院院长贾平凹，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立宏，陕西文学院副院长韩群虹，西北大学中华文化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孙二丽，以及本届研修班学员参加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陕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锁成主持。

贾平凹在讲话中说，近年来，陕西省作协高度重视中青年作家的培训工作，始终把加强文学队伍的培训，始终把握加强文学队伍的培训，始终把握加强文学队伍的培训，始终把握加强文学队伍的培训。参加培训各位作家应以

## 推动影视与金融领域交流合作

本报讯 10月15日，由2021青岛影视博览会联合中国电影基金会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电影投融资发展专项基金等承办的影视金融大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邀请了国内主要影视企业和投资机构，共同探讨中国电影投融资的现状和未来，旨在搭建影视产业与金融投资领域交流合作的专业权威平台，树立东方影都在国内乃至国际电影投融资领域的风向标作用。会上，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青岛西海岸新区副区长张磊娜分别致辞。圆桌交流环节，饶曙光、黄群飞、刘洪涛、讲武生、李挺伟、黎敏、朱玉卿等影视界、金融投资界代表围绕中国电影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电影投融资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分享。当天还举办了东方影都电影创投会推介路演大会，张丕民、饶曙光、丁晟、曹保平、黄群飞、刘洪涛、讲武生等评委主席团成员和来自多家影视企业的电影从业者组成专家评审团全程参与。创投会共征集到报名项目861个，共有20个优质项目进入终审路演推介大会上。《无敌兵兔》《陨石江湖》《好评凶猛》《穿越黑暗的我》《胜利日》被评为年度5强项目。《陨石江湖》等10部影片与众多投资方达成意向合作并签约，累计意向金额达3亿多元。（范得）

## 全国兴边富民成就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展现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由国家民委主办的“党的光辉照边疆、各族儿女心向党——全国兴边富民成就展”日前在民族文化宫举行。

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做出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重大决策。全国兴边富民成就展以固边兴边富民为视角，采用图片、图表、文字、实物、视频

## 《山歌好比春江水》播出

本报讯 日前，由广西壮族自治广区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音乐纪录片《山歌好比春江水》分别在广西卫视和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中华民族》栏目播出，并于多家网络视听平台上线。《山歌好比春江水》分为《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大地飞歌》三集。该片以广西民歌这一独特视角切入，向观众展示广西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人文环境、边疆特色，讲述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故事，描绘和完善了中华文化的图谱。同时，通过对广西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创新历程的呈现，以音乐史诗及民歌展示的形式，回顾百年来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传承民族文化、发扬时代精神，铸造符合时代特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区域民族文化丰碑。据悉，该片于2021年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纪录片”片目。（王 冕）

## “青苔上——庞飞作品展”在京展出

本报讯 10月10日，由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作为学术支持，上海《新闻晨报》主办的“青苔上——庞飞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庞飞1973年出生于陕西，深受巴山汉水与黄土地滋养，又接受海派文化的熏陶。此次展览侧重展示庞飞从传统笔墨出发指向当代的艺术实践，共展出作品近40件（组），从2006年的积墨小品《巴山夜雨》到2021年的大幅彩墨《万山红遍》，时间跨度近20

诗歌与我们很多人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生活是现实的，充满了柴米油盐，而诗歌是我们得以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的重要媒介。正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情志合一、动于心而形于言的文化形态，是人类能够超越自己，使自己不至于沉沦在日常世俗中的证明。

新冠疫情的出现对既有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冲击。这既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内。人们不能再以过往已经习惯的方式来生活。与此相应，人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体验许多问题——关于生死、关于价值、关于人的存在形态与方式等等。曾有过一种非常理想的预设，就是认为新冠疫情将会像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疫情一样，经过一轮的防治就会消失。但事实是，没有。病毒不断的变异打破了我们的预期，正以不可预设的方式存在。未来如何，已成为考验我们良知与理性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态势下，“后疫情时代”这个概念就需要限定其具体的含义。所谓“后——”，应该是指某种现象结束之后的状态，但也可能是指某种现象发生之后的状态。如果疫情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在2020年的前半年就结束，那么就开启了疫情结束之后的“后疫情”时代。但是，目前我们难以预料疫情到底什么时候彻底结束，或者它将演变成什么样的形态。这样的话，“后疫情时代”就应该是疫情发生之后的历史。这既包括疫情仍然存在的时期，也应该包括疫情被彻底控制或消灭之后的时期。不论如何，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疫情暴发了，就目前而言，仍然存在，对我们形成了更严峻的考验。

新冠疫情出现后，世界各地采取了己能够采取的措施来应对。中国经过多个月的努力，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人们逐步恢复了既有的生活秩序。由于各国的防治措施不同，成效也大相径庭。由此，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全球化的显性显现。在“疫情时代”，诗歌呈现出时代先锋的敏锐性。最迅速、敏捷地对人类抗击疫情的努力进行描写的就是诗歌。大致来说，诗歌聚焦这一现实，更多地表现了人类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中的高贵品格。人类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品格，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战胜艰难险阻，走向未来。

不过，这一时期的诗歌面对的仍然是一种“偶然性”。也就是说，从人们当时的认知来看，认为疫情的出现是偶然的，不是常态的。但现在，疫情的变异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其存在形态有可能向常态化演变。当然，也有人给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认为疫情将在近期结束。但实际上无论如何，疫情本身就是对人类生活的严峻考验。对诗歌而言，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后疫情时代”，诗歌创作存在极大的空间与可能性。当把疫情作为一种“偶然性”现象来对待时，人们可能更注重即时的精神世界。但在“后疫情时代”，疫情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性”存在时，人们亦需调整思考问题的思路及表现层面，从疫情的发展态势与未来趋势切入。这个切入点可能是抒情性的，也可能是叙事性的，但更可能是“论理性”的。

抒情诗与叙事诗是诗歌的两种基本形态，但在诗歌领域仍然存在其它的形态，如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对“理”的思考与论述。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诗称之为“论理诗”。也许这样的诗作没有我们通常所见之抒情诗、叙事诗常见，但仍然是诗歌领域中十分重要的类型。很多论史、论诗的诗就是代表。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这种“论”仍然是针对具体人事的。事实上还有许多具有哲学意味的“论理诗”。如屈原之《天问》，就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之问、探究之问。它不仅是诗，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那一时期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以及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思考。因而亦可以说，这样的诗是哲学，是价值与意义之学。在与疫情相关的诗歌创作中，已经有大量的抒情性与叙事性作品，但具有哲学意味的“论理性”作品还不多。我们似乎也可以用诗歌来思考、追问与疫情相关的诸多命题。

在刘慈欣的小说《朝闻道》中，设计了一个被称为“宇宙冒险者”的形象。当小说中的人们运用发达的科技制造了被称为“爱因斯坦赤道”的环地球通道后，人类实现了科技的进步。但这个“爱因斯坦赤道”是一台人类制造的超级“粒子加速器”。借助这一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人类将建造宇宙的“大一统模型”。不过，就宇宙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宇宙的真空中易举而把宇宙毁灭。这当然是宇宙世界不容许的。于是，宇宙冒险者出现了。他们轻而易举地使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爱因斯坦赤道”变成了一条绿色的草带。在小说中，宇宙冒险者采用了最具诗意的方式排除了宇宙毁灭的隐患。在现实中，人类的行为是不是毫无疑问地对宇宙自然形成了致命的伤害？严重的大气污染、水土的污染、资源的无度消耗等等，使地球难以支撑人类的贪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主要是来自大自然的，比如海啸、地震、干旱、洪涝等等。人们习惯地认为这只是一般自然现象，并不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那么，新冠病毒的出现与活动变异的形态，是不是一种对人类的警告？在这种警告下，我们呼唤现实的“宇宙冒险者”出现，使人类能够自觉、自省、自律，及时地纠正自己的行为方式、价值追求，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协同共生。

这种思考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亦可能使诗歌的思想深度得到强化。它将使诗歌从表象的生活中进入存在的本质层面，从而具备了哲学的意义，直抵人与自然之根本。它将让诗歌拥有了哲学的力量，又使哲学拥有了诗歌的翅膀，在时光的大地中行走，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当然，哲学性不能完全取代诗歌的灵动性，二者应该是融为一体、合二为一。

## 第十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召开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协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10月12日至13日在京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艺术史中的电影史：视野拓展、理论开掘、方法创新”，重视学科交叉和方法论的突破创新，分为两个主论坛、十二个分论坛、四场放映、一场学术沙龙。

分论坛上，学者们围绕影史探析、数字人文、美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电影学、媒介批评、艺术史与电影史、电影方志等展开讨论。学术放映单元列出了异彩纷呈的片单，其中有多部影片都可称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镇馆之宝”。此外，上海音像资料馆为年会准备了“翁万戈纪录片特别单元”，邵氏影城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了中国存世最早的有声电影《挣扎》等。

中国电影史学年会创办于2012年。十年来，年会坚持“只看论文，不问身份”的审评制度，受到海内外中国电影史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艺 闻）

## 王樟生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原编审王樟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14日在太原逝世，享年89岁。

王樟生，笔名青稞，女，民革成员。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流亡童年》《贡献》《为农民群众塑像》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

## 江迅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江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0月13日在香港逝世，享年74岁。

江迅，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跨越2000年》《大下海》《行笔香港》《香港，一个城市的密码》等。